定報價格
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
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國外各埠加倍均以大洋計算報費先惠郵費在內

今日一張大洋二分

笑報

英租界梅白格路天保九如一六五號

第九十一號

廣告刊例
(特等)登於新聞中價面議
(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闊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四元
新聞中縫分三格每格五元零登整頁照算
(二等)後幅分格與封面同每期每格三元

常識案頭日曆

家庭商店不可不常備檢查

常識日曆。於每頁之後。均輯錄有人人不可不知之常識。且為便利閱者實驗起見。都切合時令。如花草應如何培植。則錄之於春季。蠅蚊應如何驅除。則紀之於夏日。凡家庭及平常所宜應用者。一一詳載無遺。不須請教高明。而自能應時翻得、學識既增。法又奇效。以一日歷。具有兩般功用。家庭間備之。其便利獲益為何如乎。

尚有 典故案頭日曆 愛情案頭日曆 俱已完全出版

鋼盤座 每只一元
鋼架座 每只八角
不連座 每份五角
外埠每只加郵費二角

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發行

得勝留聲機唱機公司

上海四馬路中望平街東首五百四十八號

運到大批八音琴盒 每隻[illegible]贈 鑼片[illegible]打
各種唱機唱頭
另件修配價目
特別從廉

電話中央六四五一 營業部啓

金麒麟香烟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以愛國為口頭禪。不如實行。倡用國貨

中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出品

海上名醫試驗 眞正西藏馬寶出售

奇實閣主人家藏之眞正西藏馬寶曾請上海名醫

余伯陶先生試驗

歷著神效確能治武癲狂迷心竅羊痫風失魂落魄笑罵小兒急驚人怒哇膈反胃症自帶乚八分重四輕者服之立見功效五錢起售每分有四回生元定價四分告售四元起碼分馬路代售處上海英大廠德馨里內義豐

民新影片公司出品

編劇歐陽予倩導演

三年以後

十二月十二至十四日 准在新中央戲院開映

中德醫院

愛克司光療治

廣告

德人創用愛克司光電療法療治各種重症極著奇效中外爭傳本院誠心濟世添用此法數月之間治愈 瘰癧肺癆及各種疑難重症無算因知此法功效固自不凡如有患各種重症者速來就治取費當格外從廉 地址靜安寺路張家浜七十號 電話西六百十三號

補血聖品 人造自來血

人身血液之濃且厚係身體之強弱故研究衛生者首宜保養身體調護氣血為要……自來血為滋補血液妙品本藥房自發行以來治愈體血虛弱者不可勝計可見神功久著確非偽藥數世者可比……凡男子患面黃肌瘦血弱精虧婦女患產後虛弱小兒患先天不足均宜服之

▲定價▼大瓶二元 ▲價▼小瓶一元二角

上海五洲藥房發行 各埠藥房均有出售

新到紅報紙出售

刻有上等紅報紙出售數無多欲購者從速 報館狄芝生(申)

統一旅社

九折優待券

優點緣起

本旅社擇定英界六馬路福中里定建特式洋房地點適當南通洋涇浜毗連法界左靠石路邇通鄭家木橋此乃中心熱鬧之境所謂南北兩利極劇旅行之便以供社會歡迎內容求設優美器具精良每房間內製電鈴電爐電扇可隨冬夏咸宜取其勤靜之適意並備應用雜物文具等件旅客隨時攜用應有盡有美不備並建大餐堂之大菜間以備紳商各界喜慶禮堂不時之需雇有工役雜差等人尊備喜慶期隨時差遣茶房奉侍週到使喚靈便如蒙光顧無任歡迎

統一旅社主人謹啟 電話中央二三四六

金鼠牌香烟

鼎鼎香烟 厥名金鼠
氣[馥]如蘭 價廉如許
可以思集 可以添趣
日來安識 華夷同與
日用所需 費輕易取
有烟以來 無此美舉
貨高價低 良非自詡
惠顧須知 吉光片羽

各紙烟號均有出售

中國華成烟草公司製

心心照相館

定價低廉 各界賜顧

地址南京路望平街口 電話中央四七七六

名滿天下 上海太和大藥房發行

花柳瘋癱皮膚病毒聖藥

哈士蘭 六零六 內服 外搽

內服的治一切花柳病毒發潰爛內蘊瘋痛外特具神功 每瓶洋一元七角五分

外搽的治一切梅毒及濕瘡皮膚癬疥腐爛收口奇速 每盒洋一元二角

汪洋醫生

或已經注射未愈或注射後而病反加久或頭打針或不願打針或須注射注射一經診察洞見癥結宜注射或解決宜服藥者即服藥宜注射者即注射德國六〇六且注洋六〇六生素懷慈善者經濟困難注射六〇六醫生……上午西門方浜橋中西醫院午後二時至六時在勞合路億鑫里(惠漢記樓上)公立大同醫院候診

上海白相門檻(二)

(老白相)

▼遊戲場

上海白相最便宜的地方、要算那遊戲場、祇消化了兩只八開、(註一)便可以看齊甚麼大京班•髦兒戲•文明戲•影戲•女校書•蘇灘•本灘•常灘•揚灘•魔術•武術•雜耍等等、現在還有大贈品、愈加可以說便宜到極頂、不過化兩只八開白相遊戲場、原是劉版文章、可說無論何人都會去白相、何必要有門檻呢、讀者可知道上海是個鬼計多端的地方、要是門檻不精、雖然進門祇消兩只八開、那外插化(註二)則兩塊二十塊或且不止、這又甚麼講呢、譬如坐下來看戲、堂倌(註三)送上白開水一盃、熱手巾一塊、你如果不願做瘟大少、便可以辭拒絕、不然、就少不了又要開發兩只八開了、開發少一點、那堂老爺(註四)就要對你不起哩、吃盃白開水、揩把熱手巾倒不打緊、充其量、大不了多化了兩角、要是見了花枝招展的花姑子、却千萬不可色迷迷、色迷迷一來、少些須損失二只羊、多些十塊八塊也不止、這種損失的代價、買買關子、容在另篇再講、還有一般兜售食物的小販、要是看見你旁邊有美人兒陪伴、那末鴨臂干口香糖、便不顧死命的送上來、轉眼之間、也得殺去一二只老羊、所以白相游戲場不可不知道門檻、不知道門檻、便容易上當、至於那花枝招展的花姑子是甚麼樣人呢、老白相的當然知道是洋細嫂嫂(註五)白夫人、欲知白相白夫人門檻、下期再表、

註一 八開、即小洋一角、因昔時濶地大洋一元、兌小洋八角、故雙角則四角、故雙角曰四開、

註二 外插化、意外化費也、

註三 堂倌、一名茶房、北人曰跑堂的、

註四 堂老爺、即堂倌、

註五 洋細嫂嫂、尊稱賣淫婦、

答色斌

(玉郎)

色斌先生閣下、閱十四日本報、見有先生大作『答玉郎』一篇、拜讀之下、敬悉一一、先生謂『有反響質問等、無暇答復、恕不接戰、』實則先生誤矣、玉郎雖愚、豈不知本報之寶貴篇幅、若充滿筆戰文字、則不獨貽笑同文、且亦將令閱者齒冷也、况玉郎之作該篇、(恩將仇報)本與之所至、信筆塗來、初未思與先生開無謂之筆戰也、乃先生不察、以至誤會、致勞申辯、郎再個答復、而先生亦再作文、豈非將啟筆戰之端歟、甚留明察、則玉郎幸甚、本報幸甚、既如上言、則玉郎又何必再作、是非前後自相矛盾乎、實則玉有不得不言之苦衷在也、『恩將仇報』四字、因稿成一時無相當之題、胡亂書之、竟不意先生欲加辯也、既閱先生大作、始知吾過矣、大菜一頓、誠如先生言、本不以言恩、顧先生雖不以為恩、然以為恩者、固大有人在耳、盧先生至此、必曰斯何言歟、願得畢吾辭、蓋一般無聊評影家、得大餐一頓、即於報端大吹大擂、無論片之成績如何、一拾加以譽辭、是非一概之效何、受者雖不言恩、然相去亦不遠矣、區區之見、不知先生以為何如、稿既成、乃以答色斌名吾篇、先生見之、勿再加以非怕筆者、恐雙方各不筆戰、徒占本報之地位、於事無、爾我同文、諒蒙首肯、

白相菱清子宮

(小妖魔)

菱清的子宮、已經有人在本報上研究過、研究得很有道理、然而玉郎先生、只有研究研究、並沒有到子宮裏去過、鄙人昨天却到菱清的子宮裏去白相過一次、菱清的子宮、表面看看、也不見得寬大、要進去白相過、才能曉得他的子宮大小、從前的子宮、實在真小、我也去白相過、現在再到他子宮裏去白相相、却不對了、比了從前的子宮、大上好幾倍、子宮是別人也有的、然而終沒有這樣的進深、我是難得到菱清子宮裏去白相的、昨天也是一時之高興、進去了之後、便上上下下、裏裏外外、白相得一個暢快、他的子宮門口、乃是往裏縮進的、我昨天去的時候、老天却下很大的雨、剛走到他的子宮門口、就見三四個黃包車夫、在他子宮門口避雨、他子宮的大小、可想而知、諸君不要以為我去白相了一次、就要同我吃醬油、他的子宮、又不是我的、而且他還肯出租、諸君倘然要去白相、不妨推託要租他的子宮、也可以進去白相一次、而且一個錢都不要化、諸君不要誤會、我說的子宮、乃是菱清家裏的房子、千萬不要錯了、要是弄錯了、吃起耳光來、却與鄙人無涉的呀、

小洞天品茗紀

其一

記者每於公餘有暇、恒徘徊于馬路、稍舒一日之勞、薪資消化、且我闊、煤烟氤氳、(新置火爐)一日之中、幾九小時居其中、不合於衛、殊以為虞、星期四之夕、余與二三知己、游於新世界、入門、則燈銀光、如同白晝、四壁粉刷一新、陳列各種商店、遊客擠形擁、蓋贈中有贈、衆皆作奪得錦標之想、記者未能免俗、持券向贈品調換、計得孫中山牌橄欖三小罐、於是人各持一、記者首先啟封、然一遊券、不禁自慶幸運之佳有如此、我友亦啟封、視之固空無所有也、乃圍繞一週、入自由廳稍息、雙簧也、大鼓也、一一陳諸眼簾、耳福亦誠不淺哉、鐘鳴九時、穿地道至南部二樓、見新闢一室、額曰『小洞天、』幽潔清寂、蓋一西式茶點處、友復駐足品茗於此、極饒韻味、招待者悉為妙齡女郎、衣一背心、類似醫院中之看護婦、招待週到、溫和有禮、客有所云、莫不唯唯、聞有數人曾執役於烏托、無怪余約略相識、至十二時始出、(不笑不嘲記者)

其二

有一天、大自鳴約我到新世界去逛白相、我問他幾時候去、他說七點鐘在南部小洞天等我、探花生吃飽了夜飯、坐了一部自動的脚踏車、到二樓、乖乖不得了、看見幾個着白衣裳的女人、好像送喪一、我想送份吊禮去吊一吊、跑來跑去、買不到封袋、只得空手跑進去、我到了大自鳴、問他怎麼在這裏辦喪事呢、他說不是、那裏是賣、這是小洞天的女招待、就對着她們說、『脚爐』、『冷拌蹄筋』、探花生連忙搖手說、我已經吃過夜飯、用不着點菜、請自便罷、他知道我悞會、解釋給我聽、『唷』、『第S號』、於是走過來一個招待、送上一杯茶來、我向第S號一看、照會生得倒不差、額角上有一塗黯黯、二只眼睛一動一動、像電光、隔了一會、手裏拿着一只橘子、走到大自鳴面前說、『阿哥儂阿要吃』、一瓢一瓢、喂給他吃、不多一歇、又拿了一盆葡萄乾、給大自鳴吃、探花生忍不住問她是甚麼人、她搶說、他(指大自鳴)是我哥哥、看她的樣子、玲瓏活潑、委實討人歡、我問她道、這個哥哥不見得嫡親、你叫他親阿哥、我就相信了、她果真親阿哥……迭叫了十幾遍、還有一個F號、亦很不差、但是她的濫迷湯手段、與拿手一等、假使諸君要去、留心魂靈兒失掉、茶可以不必吃啊、(探花生)

護花不護反摧殘

(健筆)

本報撰述花叢健將、與康駝齊名之護花客陳乘翔、歸於花界珍聞秘史、好像太古棧房裏的貨色、出之不盡、可是萬首樣事體、有興盛有衰敗、早一二個月、小報上花界稿件、比梅蘭芳出場、還要有人歡迎、所以在下向不懂撰花稿的、也曾做一篇惡春老七比大小、刊於上海灘報、近來又好如交易所的一落千丈了、但看幾個撰花稿的朋友、興趣也沒有從前熱烈了、祇有這位護花客仍舊撰述各種花稿、供吾們消遣、不過陳君既稱護花之客、須要盡心竭力保護纔對、想古人中如林黛玉葬花、玉梨魂葬花、某某哭花、某某愛花等、(在下不是博古通今之流、恕不一一明敘、)這都是與護花客同病、但是護花客的稿件、名副其實而愛護的、當然常見、可是近來幾期本報上、一篇『群鶯雜談』中、非但不加愛護、反而摧殘、不知啥格緣故、就看上期雪琴老三無不良心、說這個老三忘恩負義、婊子無情等言語、我想既稱護花之客、不管花的美醜、不管花的香臭、就該痛加愛護、如今加以摧殘、名不副實、只好護花客三字取消、諸位想、阿對勿對、

健筆按、不佞對於花界、可稱一個都不認得、此稿並非替雪琴老三登轉來、或者幫她的忙、信手書來、同護花客開開頑笑罷了、

馬路電報

□傑社之第一種出版物飄若集、聞准定是月十五日出版、每册售價二角四分云、(小老官)

□大新自梅蘭芳登台後、每日營業甚盛、其最清之日、亦售至一千餘元以上云、(小老官)

□大新之花樓票共分二種、一為外國票子、係專售與外人者、每張三元三角、價似較另一票為貴、而座位則反比另一票為杜花、不知何故、(小老官)

□神州影片公司導演鄭君、近被某報刊載婚事、以為有辱名譽、現已在公廨控告、預備法庭解決云、(放蕩)

□閘北海月社、創辦至今、頗有頭緒、今擬於陽歷元旦出版海月小報一種、開第一期贈送云、(錢劍樓)

慈善救濟會 籌募游民工廠基金還本 甲種債券 十一月十三日開籤

友聯影片公司第三次出品

荔鏡傳

共十八大本

導演 俞伯嚴

主演 文逸民 范雪朋 陸劍芬 徐琴芳

業已攝製不日開映

包天笑大講山海經

(小老官)

晶報上有一篇稿子、叫做『上海大變』、內面所說的、真是笑話其昌了、這篇作者、名字叫做『胡說博士』、這『胡說博士』、就是那數一數二的大小說家包天笑先生的化名、包先生做這篇『上海大變』、也不過是想聊為博得閱者一笑罷了、但是這篇東西的內容、不免說得太過了分、我想上海這地方雖不好、但是也總不會變得這個樣子的、起先幾段、說得還好、到了現在、最近的二段、都說得不對了、竟然說上海的男子、都變成妓女野雞鹹肉、女子到反變做了嫖客濶少了、包先生這一筆真真的弄錯、我想現在的女權、雖然是在漸漸的澎漲時代、但是將來總不至於如此吧、但是照包先生的全文看起來、口氣倒有些像在那裏大講其山海經哩、

勸東洋化的錢炳章

(礎碌生)

天下無難事、只怕用心人、這二句話、是說天底下却沒有難的事情、只要肯用心去做、無有不成功的道理、只要功夫深、鐵尺都可以磨成繡花針、何況別的事情呢、像前幾年的大世界、來了一班外國游藝、內中還有一個中國人、叫做張寶慶、他所表演的藝術、看了之後、沒有一個人不說他是驚人絕技、然而他這種功夫從什麼地方來的呢、無非也是從用心練習出來的、自從張寶慶到了上海、二三年功夫、竟沒有一個人學像他的、現在居然出了一位錢炳章先生、他所練的功夫、完全同張寶慶一樣、錢炳章乃是蘇州人、自從張寶慶到了上海、他見了張寶慶的藝術、就一心一意的要想學他、可惜不得其門而入、便四處託人、到張寶慶處去充一個副手、後來果然被他達到目的、就在張寶慶班子裏幫忙、他那裏是去做副手、實在是去偷學他的東西、錢炳章自從進了張寶慶的班子、處處留意、時時研究、每天璘晨七八點鐘的時候、在大世界的書場裏、一個人練習、不上半年功夫、將張寶慶的東西、學成了不少、上月間聚了幾個東洋女人、在天韻樓接了一個場子、倒也很得游客的贊美、現在已將幾個東洋女人辭去、自己一個人獨立一班、仍舊在永安天韵樓、若論他的藝術、雖不及張寶慶的好、却也實在不錯、然而有一樁事情、我倒要來勸勸他、想他有了這樣驚人絕技、大可以同我們中國人出風頭、況這位錢先生是我們中國的江蘇產、又不是生在外國的、什麼在戲檯上獻技的時候、一句國話都沒有、完全說一種勿三勿四的東洋中國話、錢炳章啊、你何苦呢、堂堂的中國男兒不做、要去學那種東洋矮奴的言語、本來我也不能勸他、他又不是我的親、我又不是他的眷、因為我昨天晚上、到天韵樓去、看他的神技、我的後面、站着二個人、聽見錢炳章在台上說了不少勿三勿四的東洋中國話、什麼、慢慢叫啊、好來西啊、統統朋友明朝會啊、我後面的二個人、說起來了、說什麼這個東洋人的功夫真真好、實在是不錯、我們中國人却沒有這樣的好藝術啊、我聽了他們的話、便笑嘻嘻的對後面二人說道、這不是東洋人、乃是我們中國人、這二個人、聽我說是中國人、便對我冷笑了一聲說道、你也不要來騙我們了、他在台上明明說的是東洋話、還要說他是中國人、你真在那裏當我們豬頭山呢、我受了他們的一番搶白、也沒有什麼好去回答他、只得忍氣吞聲、唉、錢君炳章啊、你真在那裏使東洋人的志氣、滅我們中國人的威風、我同你想想、實在難為情得很、你在台上倒也不覺慚愧、我勸你下次在台上、還稱東洋中國話少講講吧、也好少坍坍我們中國人的台、

民和里張寶寶隨藥七孃、徐娘半老、丰韻猶存、應酬週到、接待圓通、無論生張熟魏、一視同仁、開下節自築香巢於汕頭路、芳標曰龍鳳、金云、證花客識

群鶯雜談(五)

(護花客)

▼素秋老七的綽號

西福致素秋小老七、面架子果然生得討人歡喜、不論那個客人看見、必定要親親嘴、而且還要東摸西摸、老七有一樁脾氣不好、就是喜歡愛小白臉、如果她碰着了色迷迷的老頭兒、就勿是生意經、有幾個老頭兒勿識相、碰着老七、還要瞎打綳、害得老七大光其火、後來老七想出了一個好法子來、你道什麼法子、原來是騎馬、老七差不多天天騎馬不可、不到幾天功夫、這個法子給房間裏的傭婦大姐都曉得了、房間裏的人都喊她叫假騎馬老七、一傳十、十傳百、這法子連秋家裏的客人也知道了、老七的綽號、就是叫假騎馬、現在老七有這個綽號、花界中已大名鼎鼎了、所以是白相白相堂子的朋友、也個不知、誰人不曉呢、

小迷湯灌醉梅蘭芳

(菊畬)

梅蘭芳是名溢環球的名伶、小迷湯是上海一剎二響的紅先生、二人的舉動、當然很有紀載的價值、以下是他們二人最近的一段事情、前天夜裏一點多鐘、梅蘭芳從大新舞台卸了裝出來、姚玉芙請他到小迷湯篤去打茶圍、梅蘭芳是久慕小迷湯的芳名、便欣然同去、小迷湯見大王(伶界大王)駕臨、也殷勤招待、二人相見之下、各道愛慕之意、二人談了好久、大有相見恨晚之慨、後來梅蘭芳問小迷湯說、你為什麼不來看我的太真外傳、小迷湯說、倷價鈿賣得高、我是看勿起格、梅蘭芳說、覅客氣、我曉得倷因為我的戲不好、所以倷勿來看、……二人正談得津津有味的時候、姚玉芙在旁邊把小迷湯拖到梅蘭芳坐的沙發上去同坐、這時一對南北男女美人、並坐一榻、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倒大家都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引得一房間大姐娘姨哈哈大笑、梅蘭芳臨去的時候、還有些依依不捨、末來對小迷湯說、你明日到我後台來看我化裝、小迷湯也一口答應說、我明天一定來格、等到第二天小迷湯被幾個客人灌得大醉、害伊嘔了二個鐘頭、所以梅蘭芳的約也沒有去、梅蘭芳倒還當伊有意勿去、其實都是幾個客人不好、聽說現在梅蘭芳只到小迷湯篤去、別人家都勿去哉、如此說來、梅蘭芳豈不是被小迷湯迷住了麼、

馬路電報

□天韻樓大京班台柱子譚紅梅、日前接得索詐五百元恐嚇信一封、署名為胡大寶、交款處在閘北新民路中云、(小偵)

□啟事□本期因來稿太多、荒唐老先生之『嫖的經驗』暫停一期、準下期續刊、

□代郵□游蕩生鑒、大作甚佳、續稿請寄下、(編者)

林黛玉舞弊記

(麗石)

林黛玉者、非紅樓夢中之林妹妹、亦非北里花中之名妓、余所記係一男性中之林黛玉也、林黛玉為西子湖畔人、卒業於鰲御英專學校、年方廿、眉清目秀、惟善愁工病、確肖紅樓夢中之妹妹狀態、友等因以林黛玉呼之、去歲來申、執業於某行、公餘之暇、輒閱書閱、樣貌老成、殊不出一游、經理器之、至今春即增其薪、較原數之倍、孰知彼久處此萬惡滔滔之繁華上海、目濡耳染、能不同化、於是覺無夕不涉足於游戲場中、衣服亦漸趨麗都、擲袁頭無吝色、一變而為紈袴子弟之習矣、蓋林黛玉猶未完姻、況發育正旺之時、於是一腔熱情、躍躍試動、今夏端午節前、與其密友雙人某、作某世界遊、遇女郎曰美美、白皙而艷、林黛玉一見、驚為天人、頓心蕩神馳、萬分傾心、自此遂無夕不往、其注情始終不衰、至內容交結何如、因盡悉、本月上旬林黛玉請假返里、由其行友代理職務、一日、該行零星定期儲蓄某、持摺存款、當經其代理之行友取簿計與摺上存數核對、不料數目兩不相符者、已數月矣、亟稟呈經理、每日俟顧客來時、即從細對查、不符者竟有三四戶之多、蓋均林黛玉手收、登摺蓋印、不入公賬、而入己之私囊者已數百元、其餘之戶、因尚未到期、故尚不知其舞弊數目究有若干、當由經理先致函其保証人、由保證人追詢其父、其父本為一成衣頭、家境殊寒、惟僅此一子、聞此事、驚甚、亟來申、偵訪其子、日前下午六時、遇子於途、乃迫入旅舍、叩其詳由、則曰、我與友人同營交易所、挪用行款約五百元、其父乃痛責之、不料夜半、林黛玉假為小便、逃之夭夭、至今其父尚四出托人尋偵、猶未獲得也、據該行人云、林黛玉近數月揮耗甚豪云、